

西 篱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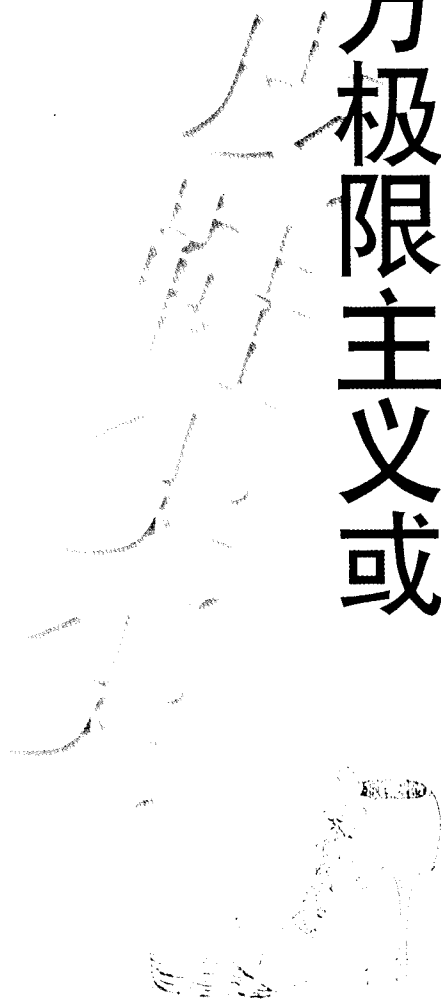
花城凹凸系列

或
东方极限主义
皮鞋尖尖



花城出版社

东方极限主义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

西篱著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.2002.5

(花城凹凸系列)

ISBN 7-5360-3805-4

I. 东...

II. 西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2885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

(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)

· 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375 1 插页

字 数 24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15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05-4/I·3112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容介绍

这主要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。画家罗滋是东方极限主义（减少主义）的实践者，执着于他的美学追求，成就非凡，追求者众。青春丽人沥沥缠住了他，以他的强壮、毅力也顶不住她无休不止的性索求，又摆脱不了，他感到绝望，自杀未遂。一日邂逅昔日恋人琼，她已为人妇，但双方如磁铁般紧紧相吸，惨遭暴打而不悔。他们同回蜀地，探视神秘的“三星堆”，重温古蜀历史与文化，与方丈说佛道情。在大山遇地震被困，善良的琼因救人而亡，成就了她的永恒，她的美丽、深情也永远留在罗滋心里。

本书为“花城凹凸系列”之一。



西篱姓周，生于清秋重阳节后，丛丛白色、金色菊花茂盛而药香浓郁，其父读陶渊明诗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有另一版本是“采菊西篱下、悠然见南山”，遂欣然为女取名“西篱”。

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供职《花溪》杂志，曾出版《一朵玫瑰》、《西篱的梦歌》、《温柔的沉默》、《谁在窗外》、《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》、《迷惘的女性》、《逆境求生》、《西篱短诗选》（中英文对照）等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及随笔文集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E-mail: xili2321@sina.com



国画作品 林 壖
内文插图 魏 克

责任编辑 温文认
技术编辑 易 平
封面设计 罗 丹



西 篱 著 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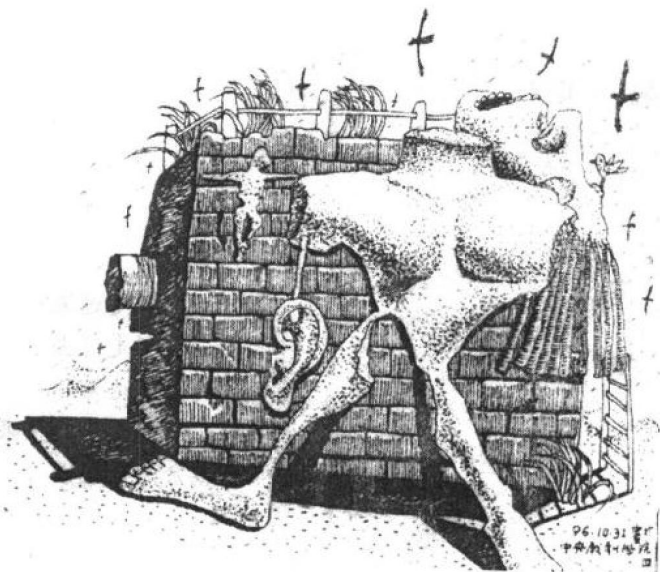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从那里走过来
从这里走过去
媚惑无边无际
柔滑的皮肤和重叠的伤痕
残余几分怨恨



画家罗滋离开画室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像在琐事当中消磨时间和自己的妇人一样不宁。他在找什么，但是已经忘了要找什么了。卧室到客厅的回廊地上有件说不出的颜色的女式睡袍，像一团灰白的阴影，保留着已经败坏的昨天的气息，和对奔跑的歌斯底里的女人的回忆。她的脚也是灰白色的，脚趾瘦而长，当一些诅咒的话从她嘴里源源不断

地流泻出来的时候，那瘦长的脚趾踏在木地板上，如石窟中的巨鸟。



“你和她，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妖！她用假嗓媚惑精神疲惫的人们，你用塞了硅胶的肉体媚惑我这种寂寞、无所适从的男人！”

许多时候，这样的媚惑无边无际，使他产生无处逃遁的感觉。渴望和厌恶，疲惫和虚空，小时候从樱桃树上摔下来的那种微微的疼痛和眩晕……（图1）

房间与房间相连的空气中，似乎还流动着她的叫骂和哭泣，他不得不躲避到画室去。他在画室里撕掉了一幅即将完成的画，之后因为对自己的恐慌而迅速离开：烦乱的心绪已经使他产生了破坏的欲望。

王菲又哭了：“……空虚的臂弯仿佛在拥抱，似是我但非我……”他永远都听不清她在唱些什么，但她那幽怨的忽高忽低声音的毒液，正暗暗渗进人的内心，使他们在浴室、在喧哗处和僻静处恍惚摔倒。过去罗滋一直当她是王菲或王菲、王悱、王绯，而没有想到她是别的什么非。shyly 似乎跟她比较亲近，常在深夜三点的时候打电话给她，shyly 说，那是她唱完了歌很想聊天的时间。shyly 那样说的时候，脸上出现向他示威的表情。她们同龄。

“你和她，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人妖！”他曾经对 shyly 咆哮，“她用假嗓媚惑精神疲惫的人们，你用塞了硅胶的肉体媚惑我这种寂寞、无所适从的男人！”

许多时候，这样的媚惑无边无际，使他产生无处逃遁的感觉。渴望和厌恶，疲惫和虚空，小时候从樱桃树上摔下来的那种微微的疼痛和眩晕……

这不仅仅是因为 shyly 的缘故，而是他自己看到要站起来，忘掉那用毒药点抹过的年轻肉体的香味头脑清楚、四肢轻松地行走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！（“梦露穿的是 chanel 5，我呢？毒药！”她嘻嘻笑着。召唤他上床前的时间，那床就是她的舞台。）

罗滋内心里很怀念故乡。四川大巴山盘桓蜿蜒的山路，为了到一个集市上去给人刻章和写对联，挣那极少的一点钱（刻一枚私章一毛五分钱），他天不亮就要出门。天色微蓝的时候，他在山路上行走，向着东方，鹅黄的曙光使得天空像透明的花瓣，晨露浸透了布鞋帮子，空气带着清凉的甜味儿，年轻、新鲜的血液在他的身体里跳动……

“生机勃勃的、灵魂清新的年代。”

他过去常常和琼一起回忆、讨论。那时的现实很简单，

就是要有饭吃，要生存。那时候的理想很模糊，但是令人激动，是真正高尚而美好的理想。那时候的琼才12岁，和“洛丽塔”一样的年纪，所不同的是这蜜色皮肤的小姑娘不是“性感少女”，她头发上戴满了路旁荆棘丛中摘来的粉色的刺藜花，她的白纱衣服的扣子也是小木头做成的。她在寂静的乡间走来走去，并暗暗依恋那个逢集才会出现的写字的陌生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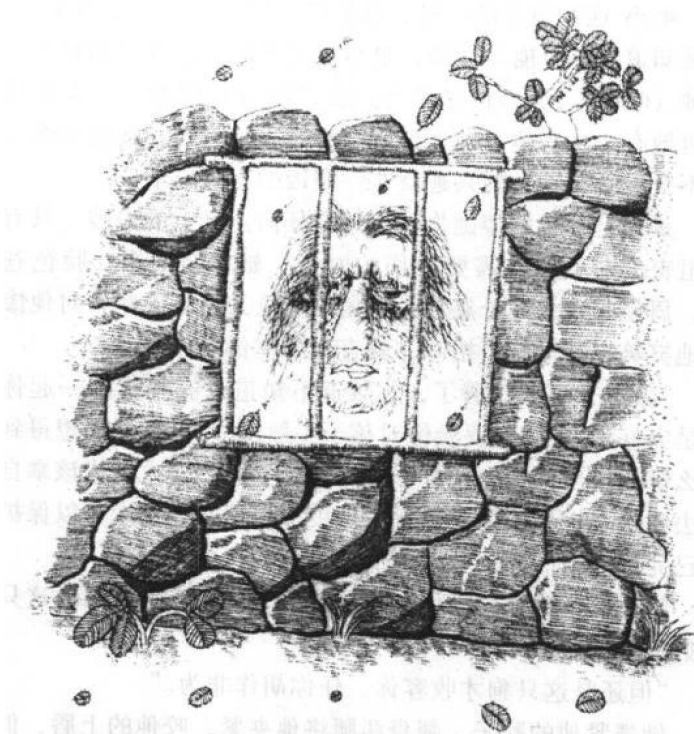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集市上给人写对联的时候，琼就在集市的人群中看他。没有人会注意这个小姑娘，因为人人都很熟悉她，中学教师的女儿。她常独自来去，她的衣袋里总是有一两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烂书。她看见了他在写毛笔字，觉得好像是看见了高尔基，从此悄悄的爱着他……

二

● 某一段时间，罗滋对声音的需要压倒了一切。太过于安静会使他不断的产生幻觉。这幻觉在创作的时候给予他意外的惊喜，但在他停歌的时候，它们使他持续不断地心悸。

shyly 不在的时候，他会调高音响的音量，用满屋的音乐来填补内心的虚空。VCD机里给 shyly 塞满了王菲的碟，一开机就是她的哭声。他把它们取出来涂上胶水，贴到洗手间的墙上：shyly 不是喜欢关在洗手间里抽烟吗，让她坐在马桶上吐烟圈的时候可以看看，这音乐中的垃圾，活该与她的排泄共同喧响。问题是，人们总离不开自己所否定和批评的东西，大家的呼吸里混合了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。凡是在成长的，都依赖着复杂和多元的营养。如果我们不总是有追求，如果只是偶尔有时间和脑力去分辨垃圾并超越它……

瞧，垃圾正催生更多的垃圾，海城到处是过千万的投资然后是华丽的视觉和刺激震撼的音响、天王天后妖艳的身姿，一切垃圾商的金钱和信心更加高涨。



问题是，人们总离不开自己所否定和批评的东西，大家的呼吸里混合了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。凡是还在成长的，都依赖着复杂和多元的营养。如果我们不总是有追求，如果只是偶尔有时间和脑力去分辨垃圾并超越它……瞧，垃圾正催生更多的垃圾。（图2）

他将《音乐四季》的四张碟都放进机仓，异乡的音乐华丽而且温暖，立刻渗透他头上的每一缕空气。是音乐，加重了他那种恍恍惚惚的感觉。

shyly 这次离开的时候，说是得到原色综艺公司的邀请。罗滋知道，那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。也许的确有人邀请她（吃饭而已），但是决不具备发展事业的意义。人家只是对她有一点兴趣，她立刻就会幻想一个辉煌，她的辉煌还来不及展开，别人的兴趣就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消失。

是的，罗滋希望她失败，无论任何意义上的失败。只有在沮丧的时候，在需要疗伤的时候，她才会回来，脸色苍白，眉宇间残余几分怨恨，嘴角的皱纹又绵长了些，对他惨淡地笑笑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就直奔卧室倒到床上。

“shyly，不要折腾了，你难道不知道只有和我在一起你才是完好无损的？”罗滋像对孩子一般说，“你在外面想得到什么都要付出代价，而且往往是得不偿失！女人不应该拿自己去和这个世界较劲。你无法保护一切美好，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完好无损。”

她讨厌他这样的说话，将一切说透，怒喝道：“你这只老奸巨猾的狗！”

“但还是这只狗才收容你，任你胡作非为。”

她搂紧他的脖子，翻身两腿将他夹紧，咬他的上唇，低声说：“我是只野母狗呢，和你一起在狗窝里厮混！别说什么完好无损，没有完好无损的东西，何况女人！”

三

罗滋第一次见到 shyly，是在加拿大籍丹麦人 Rolf

Jensen 的画展上。那时候她还跟着李恩。高大的李恩向罗滋走来，臂弯里挂了件灰色的大外套，走近了，才看清挂的是个灰衣女子，有瘦削的脸和妩媚的笑容。

“哦呵！”李恩非常热情，抓住罗滋的肩部。

傍着他的小女人眼角吊吊的对罗滋笑。她脸色灰白，但皮肤非常细腻洁净，有大理石的感觉。雕塑家李恩，即使对女人也是这样的审美。不过就如同他不再敲石头一样，他现在玩的是银色的玻璃钢和褐色的树脂，所以他将她的手解开，挂到罗滋的臂上，然后拍拍她的脸：“宝贝儿，他可是咱们海城第一个专业画家，市政府机关都不坐的，了不起啊！”

李恩收回他向罗滋伸出的拇指，转身而去。

“我以前见过你！”女人扮出妩媚而狡猾的模样。以往，男人常常会就此捏捏她的鼻头：“小可爱！”

“喔？”罗滋知道她是在讨好。

“真的！”女人说，“几年了。那个晚上李恩约我去香格里拉吃饭，结果我一直在香格里拉等他，他自己在大剧院听音乐……我一开始就知道他随时会甩掉我。”女人说话很快，让人感觉她聪明而有心计，且精力旺盛。

她继续说：“那天晚上你和你太太也在那儿吧？你们离开的时候她的眼睛很红，刚哭过的样子，所以我对你们印象很深。”

是的，那天琼找到了罗滋，她总是在流泪。

“怎么样？你太太，她好吗？”

“不，她不是我太太。”

“那没关系。她可是真漂亮！”

罗滋看看这个被人抛弃的小女人。

她微微偏着头，仰向他的脸上满是笑，眼睛半闭，眼睛微跳……李恩刚才还在那一群朋友当中与招延伸、杨羽翼笑骂，他正要给艾艾献殷勤，一个迟来的“情感作家”，给他写过报道的，又和他拥抱，很快，他们都不知去向何处。

加拿大领事馆的某官员带来了好些人，展厅里又拥进了大批的参观者。他的目光还在找李恩，而她那种兴奋的样子，似乎李恩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。

艾艾走出人群，罗滋立刻敏感到她是寻自己，拉了女人侧过身站到展厅外。

“天气真好啊！”女人看看天空，又看看一辆辆慢慢滑过去的红色的士，转过脸来看罗滋，灿烂地笑着。这笑容有些讨好，有些期待，有些天真，和这城市的天空一样明媚。

他立刻带她回家。

四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shyly。我求你，把灯都关掉好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！”

罗滋荒芜的卧室里今夜灯光灿烂如同白昼，所有能移动的台灯落地灯都给他搬进来了。

“雪丽？”

“shyly。我的朋友们也叫我 shyness，我真的怕光。”

“谢利丝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我这是英文名。”

“怎么拼？”

“shyly，还有 shyness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害羞和羞怯。叫 sibyl 好不好呢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呐——”他没有告诉她，那是“女巫”。他有些歉意地说：“我还是叫你丽丽吧？”

“没所谓了，叫什么都行！”她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你是上海人？”

“哈尔滨人。”

她脊梁处的凹槽很深，十分好看。肩薄了些，臀部是真正的苹果形。这身体顾自扭动起来，它性欲机器的阀门已经应时拧开。这种扭动出乎他的意料，某种男人面对即将实现的满足时的疑惑使他停止脱去自己的衣服。

“你一直跟着他（李恩）？”

“你有必要知道我的经历吗？”

“当然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他妻子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我是在他的工作室上班的，她从不_●去那儿。我想，她也不希望被他打扰。”_●

罗滋将她翻过来，拉来一支射灯照在她脸上——这张瘦削的脸因为平躺而宽阔了些，但是鼻尖和下颌更显锋利了。_●

这种脸相的女人会粉碎男人的生活，罗滋记得“情感作家”汤曾经说过。

但是她的身型既结实又苗条，仿佛经历千锤百炼；乳房硕大似西方女人，又仿佛入口即化般甜蜜娇弱。当它们被男人抓在手里的时候，宛如两只即将一跃而起的白兔。

在她的胸部和腿根都有大片的阴影。他开始以为是灯光的叠影，仔细看，阴影中还有细细发黑的血点。

“是谁干的？”他问她。

“李恩。”

她并不睁眼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我 1995 年初来到海城，被一个明星学校培训了两个月，带的两千元全交了学费，之后就被他们踢了出来。后来遇到李恩，就一直做他的模特。”

“这个变态佬！他为什么揍你？他不喜欢你？”

“正好相反。他很喜欢我，并且以他的方式待我。”

这么说，她只经历过李恩？罗滋心头热了起来，感觉到对这个裸体女人的怜惜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他会好好的陪伴她。

“我的姑娘，我会好好待你！”

“像他那样吗？”

“决不！”

他开始亲吻她柔滑的皮肤和重叠的伤痕。